

第三届泓河杯中文作文比赛一等奖
“第十二届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”一等奖

我的邻居蜘蛛

张纬地

泓河中文学校, Waterloo Collegiate Institute

人们很早就认识了蜘蛛：丑陋的虫豸，残忍、恶毒的杀手，隐藏于暗处的卑鄙偷袭者。偶有偷渡到人类居住地的“勇者”——或者是倒霉鬼，它们大抵逃不过被碾碎的命运。即使是比众人更洞悉世间之灵的诗人、艺术家、哲学家，也吝于为蜘蛛编织赞美之词——狰狞的外表，致命的毒牙令他们避之不及。被遗忘在角落的是真正的奇观——一张张精妙的蜘蛛网。不幸的是，这些艺术品向来不为熙攘的人类栖息地接受；能容纳它们的只有荒宅废墟。

因此我开始审视窗外小小的偷渡客——一只蜘蛛。几个月前我偶然在窗边发现了它。那时它刚刚在窗外落脚，只有几根稀疏的蛛丝搭在窗框；而现在，一张错综复杂的网将窗户两边连结起来，如同巧妙设计的高架桥。当它从腹部抽出丝，一条腿攀住蛛网，借着风力，它就“飞”了起来；无风时它把自己悬在蛛丝上，荡秋千似的从窗户的一边移到另一边。几个月来我们相安无事，如同邻居一般。对我而言，“猎食者”于它名不副实；展现在眼前的是一位艺术家鬼神般的才思，一个实干者勤恳的工作。我无法想象这浩大的工程是如何在几个月内构思、建造、并完工的。或许是在众人在为学习工作冥思苦想时，它早已得到灵感；或许是在夜深人静的某个时刻，它抽出第一条丝，接着毫不怠慢地把平淡无奇的丝线化作迷宫般神奇的艺术品。最后它端坐在网上，孤傲地欣赏着自己的作品，等待着自投罗网的猎物，静静地俯视着为琐事而烦恼的众人。

无疑，这又是只比同类更为聪明的蜘蛛。它的网不是规矩的同心圆，而是一团乱麻，毫无美感可言。然而这却是个精明的陷阱。某日清晨，我看见一只比蜘蛛大一倍有余的

蚊子被缠在网上，动弹不得。蜘蛛也不似平日一般悠闲，却是紧缩成一团，瘫在蛛网中间。刺眼的阳光同酷暑的灼热在它瘦小的躯体上留下痕迹，褐色的色块几乎要吞没它原有的金色外衣。昨夜一定发生了力量悬殊的恶战，而小个子的胜利者最终击败了长着翅膀的飞将。我想蛛网，一定是获胜的关键。与其他平面的蛛网不同，这个蛛网是立起来的。当飞虫冲向蛛网时，翅膀被立刻粘住。接着蜘蛛上场了：他没有吐丝，而是分别用两只脚挑起蜘蛛丝，像老太太织毛衣一般，为飞虫织好死亡的外衣。接着是啃咬，而在此之前可怜的猎物早已丧命在毒液的剧毒下。这不是一团乱麻，而是高效实用的机器；人类引以为傲的钢筋水泥在它面前只显笨拙。它们是天生的工程师：没有特殊训练，没有辅助工具，它们只有图钉大的脑袋里装载着蓝图，并且以惊人的效率将它付诸现实。

当太阳倦怠了他的工作，空气中不见了夏日的痕迹，连喧闹的虫鸣也渐渐远去时，我知道这将是蜘蛛生命中最后的几个月。可惜直到现在，我连它叫什么也不得而知。因而我想起了《夏洛的网》——卑微而勤恳，善良而不求回报的蜘蛛夏洛，天才的设计师。它是否也背负着千百年来误解，却只是不亢不卑地工作着，直到默默离开。而这种误解，是否蒙蔽了人们的双眼，以致无视了千变万化的蜘蛛网，艺术家们毕生的杰作？我又想起了希腊神话中的阿拉克涅，那个为堂堂雅典娜女神嫉妒以致被变做蜘蛛的纺织匠人；她高超的技艺被后代们所传承，时刻展现在人们眼前。而人们是否也因为同样的嫉妒，而无情地撕毁它们引以为傲的心血？

我又想起了蚕，“春蚕到死丝方尽”的感动；而蜘蛛，却是“飞虫成聚血”的残忍——因为丑陋，因为卑鄙，因为它的网不比蚕丝，是纯粹的凶器……蜘蛛不知道，更不在意：每当夜幕降临，在阳光照不到的黑暗角落，它们与世无争地安家、吐丝、铺路、织网，静静地等着下一个猎物；直到死亡，后代出世，循环着作为艺术家的一生。